

爱情与欺骗



45

8

爱情与欺骗

【德】彼·赫尔姆 巴·斯文特著

魏 家 国 马 桂 琪 译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爱情与欺骗

〔德〕彼·赫尔姆巴·斯文特著

魏家国 马桂棋 译

责任编辑：梅良朋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1987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印张：10.125 插页：2 字数：198,000

印数：1——39,000

ISBN7—217—00002—5/1·3

统一书号：10109·2078 定价：1.80元

新书目：86—19

目 录

强迫的婚姻·····	1
------------	---

【德】 彼尔特·赫尔姆著

魏家国译

九月的婚礼·····	117
------------	-----

【德】 巴尔巴拉·斯文特著

马桂琪译

在瑞士山区爱德瓦司旅馆的雄伟大厅里，洋溢着一片欢乐气氛。最后一批滑雪的人已经离开滑雪道回来了。朦胧的夜色正在吞噬着白雪皑皑的山坡。

阿霍尔·罗贝克博士半小时前就滑完雪，回到自己的房间了。他休息了一会，就去收发室拿取转来的邮件和报纸。邮件到达这座偏僻、但却富丽堂皇的山区旅馆一般都比较晚。阿霍尔·罗贝克呼吸了一整天的新鲜空气，感到精神爽快。他腋下夹着邮件，登上电梯，上楼去了。正当电梯门要关上时，跳进来一个女人。她一看见阿霍尔·罗贝克就笑了，好象想说什么，可是话到嘴边却又停了下来。

起初，阿霍尔倒没什么意外感觉。后来，他凝视着她，好象是看到一个幽灵站在自己面前似的。“妮娜？”他迟疑而又怯生生地喊着。

“上帝啊，”这位看起来非比寻常，令人一见倾心的年青女郎突然冲口而出，“阿霍尔，是你？不会弄错吧？我……我还以为是在做梦呢？”

“是我。你不是在做梦，明明白白，这不是梦境。真叫人又惊又喜啊。分别多久了？想必有六、七年了吧？”

妮娜叹了口气说：“啊，想不到还会看到你，看样子你生

活得不错吧？”

“妮娜，你呢？你单身一人在这儿吗？看样子你不会没陪伴。这么多年，你一定已经成家，有一位非常富有的丈夫。他一定非常爱你。对吗？”

这时，妮娜头脑里嗡嗡作响，各种各样的想法在纠缠着她。“你错了。”她连忙解释着，“我们现在不谈这个吧。你不要以为我现在很幸福。你一定已经结婚了，挑选了一位非常如意的夫人。”

“你同样错了。我也没有结婚。妮娜，我可忘不了你啊。”

妮娜深深地吸了口气。她张开了双臂，拥抱着他，吻他。

“现在，我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，”她说。“好极了，你没忘记我，这太叫我高兴了。”说话时电梯已经停了。“大概你就住在这一层吧？”阿霍尔心慌意乱地问道。她点了点头，两人一道下了电梯，在静悄悄的走廊上她又一次拥抱了他。他和她一起进了她的房间，并把他的房号告诉了她。

“太好了，”妮娜说，“我原打算周末就离开这儿的，因为留在这儿有些寂寞。现在我当然要呆下去，你要呆多久我就呆多久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打算呆多久？”

“昨天上午才到，想呆两三个星期。”

“好极了，我也留下，多待一段时间。亲爱的，我们一起吃饭，好吗？我太高兴了。一小时后请你来叫我，好不好？”

他点了点头。他一面轻声低语，一面寻找自己的房间去了。阿霍尔随手把邮件和报纸扔在桌上。他从未想到会再次碰到过去的女朋友妮娜·达美尔。当时他想尽快跟她结婚，可是他正在学习。妮娜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姑娘，他没有钱养活她。在一段时间的热恋后，达美尔一家搬到远处去了。他朝思暮想，写了很多信，可是妮娜只是简短地回了几次。她是那样懒于握笔。在一座新的城市里住久了，免不了有些人向她求爱，因而他只好放弃任何希望，无可奈何地把精力集中到自己的学业上，准备考试。他跟妮娜的爱情就此破灭了。可是他却梦魂依旧，旧情难忘。他认为，今天又碰到她，是命运的安排。可是他们现在就能得到幸福吗？从她温情的谈吐中，他感到妮娜也没有忘记他。

妮娜对这次邂逅简直是喜出望外。她一下子意识到，他曾是她理想中的丈夫。

妮娜连忙卸装，把装饰品放进首饰盒内。接着，她又乘电梯下去，想跟旅馆经理谈谈。

“那当然罗，尊敬的夫人，”经理对她说，“为了使你满意，一切就这么办吧。”

妮娜微微地笑了笑，表示感激之意。她满意地转身向楼上走去。经理目送着她，也露出了一丝微笑。他想，这位漂亮的女人真是百看不厌，我们这样照顾她，对我们旅馆也有好处。

一小时以后，阿霍尔·罗贝克去找妮娜。他在旅馆花店內买了一束玫瑰送给了她。“你真好，”妮娜接过花拥抱了他，

“你真是漂亮极了，逗人喜爱。”她看着他那棕褐色的面孔，显得分外深情；尤其是他那一双眼睛和乌黑的头发格外引人注目。

他微微地笑了：“妮娜，你也很漂亮。啊，我认为无需着眼这些了。”

无比欣慰的妮娜挽着他的胳膊，一同离开了自己的房间。“我们找一张单独的桌子坐吧，一切我都安排好了。”她说。

他把视线飞快地转移到她的服饰上。

“妮娜，你好象很富有似的，”他说，“我为你有这样好的经济环境而高兴。”

妮娜若无其事地笑了笑：“啊，我正在为国际妇女杂志写一些时装报道，这可以赚到很多钱，另外，我还继承了姑妈的财产。你知道，我父亲也很有钱。”

他们选择了一张非常合适的餐桌，坐在那儿一点也不受干扰。

妮娜向阿霍尔微微地俯着身子：“亲爱的，你要做什么呢？你的考试成绩一定很出色，不是吗？”

“上帝保佑，成绩还好。我正在想方设法跨进经济界，在那里可以赚到很多的钱。我曾有一段时间在国家机关里任职，目下在出口公司领导部门工作。可是，我不愿在那儿度过我的一生。我已重新联系了，希望能找到一个更好的职位，可惜到现在还没有眉目。”

饭后，他们走进酒吧，里面设有舞厅。

酒吧里朦胧地亮着玫瑰般的红色灯光。妮娜紧紧地依偎

着他：“我无法理解，当时，我们就那样疏远了。我曾想给你写信，可是我又懒于握笔。”

他笑了：“是啊，你就是不爱写信。妮娜，不过现在也不算太晚，我们又奇遇了。还没有一个女人闯进我的生活中，象你这样把我吸引着呢。我没法拿所有其他的女人跟你相比。”

妮娜发出一声叹息，头靠在他的肩上。“我们跳舞，好吗？”她轻声地问，“我想象过去一样在你的怀抱里，把这段时间里所发生的一切忘得一干二净吧。”

他们起身跳起舞来，彼此抱得很紧，把周围的一切全忘了。这两人简直是天生的一对。他们跳到哪里，人们就看到哪里。

“妮娜，你住在父母那儿吗？”阿霍尔问道。

“不，不，”她连忙说，“我自己有住宅。我爱单独生活。阿霍尔，我们许久不见了。现在，我们要把一切都安排好。我感到从今天起一个新的生活似乎开始了。”

“我也有这样的感觉，”他喃喃地说着，吻着她的脸颊。

“我没有让你听到我一点消息，你不生我的气吗？”她问。

“起初我当然有些不高兴，可是现在一看到你明亮的眼睛，一切怨尤都烟消云散了。你的一双眼睛当时就叫人迷恋，今天依旧如此。”他紧紧地抱着她。

“啊，阿霍尔！”她非常温存地呼唤着。

午夜了，他们才离开酒吧，上楼去了。阿霍尔把妮娜直送到她的房前。在门前他吻了吻她的手，打算告别。可是她

连忙打开门，把他拉了进去。

“你以为，我会让你现在走吗？”她激动地说得断断续续，“我到哪儿才能重新找到你啊？”

他把她拉到身边，热烈地亲吻着。“阿霍尔，我爱你。”妮娜在他的亲吻下低语着。

“我也爱你，永远爱你，”他回答着，“让我们一切都重新开始吧！让我们白头偕老吧。”

妮娜沉默着，可是她的亲吻已向他明确显示了自己的爱情。

在这瑞士的山区旅馆里，她和阿霍尔在甜蜜的美梦中一起度过了两周时光。妮娜终于要告别了。她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给了阿霍尔。“我并非一直都在那儿，”她说，“可是我有一位好朋友，她会及时地把你的电话转告我的。她和我同住一幢住宅。亲爱的，我会立即给你电话的，我渴望着再次重逢。”

第二天，阿霍尔焦急地等着电话。傍晚，电话终于来了。“亲爱的，”妮娜的声音很低，“我多么想念你。我平安地回来了，可是我的心却一直依偎在你的身旁。我将着手进行各项事情，让我们永远在一起吧。这是我许久的愿望了。”

“妮娜，还有许许多多的事要办吧？”他低声而有些惊奇地问着。

“是的，主要是住房问题。可是，下次见面时我会把一

一切都告诉你的。你愿意在山里呆多久，你就在山里呆着吧。亲爱的，现在我没有时间。你要是回来，我也没法去看你，不能和你一起度周末的。”她还低声说了一些柔情蜜意的话，才匆忙地放下了话筒。

阿霍尔·罗贝克给弄得糊里糊涂。妮娜为什么在电话里说得那么小声呢？他感到费解，但却慢慢地又平静下来了。妮娜爱他，这从她的每一句话都听得出来。他想象着要和她永远住在一起了。这当然好极了，他感谢命运，是命运把妮娜再一次给了他。

这时候山上气候慢慢地转暖，雪开始消融，阿霍尔也就不愿象先前想的一样再呆下去了。

山下有人等他，这关系到一家跨国公司，它有许多分公司，分布在世界各地。有人请他到总管理处去自我介绍一下。他久所渴望的正是这件事，于是他立即挂了电话，说他第二天就去办。

上午十一点钟总管理处的经理接待了他。经理约莫四十来岁，说起话来彬彬有礼。他一眼就看上了阿霍尔·罗贝克。“你是我们领导岗位上最合适的人，”他对阿霍尔说，“在那儿你只有唯一的一位上级，就是我们的总经理施特巴哈，他正迫切等待着一位新的同事哩。”

“要是这样，那太好了，”阿霍尔喜出望外地说。他想起妮娜，他住在城里。要是婚前能朝夕住在一起，那该多好啊！

“是这样，”格兰特先生解释说，“现在只有一个附带条件

必须说明一下。走上领导岗位时，要严格遵守一条规定：求职者必须已婚。罗贝克先生，可惜你还没有结婚。我可以雇用你，但你得向我保证，在最近时间内结婚。”

阿霍尔脸色刷地变得苍白。他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可以担保这件事。反正我是打算结婚的。”

说到这里，阿霍尔又非常高兴，看到前途这样光明，他眼前呈现出玫瑰一般的色彩。感情一激动，他想马上就给妮娜打电话，可是一考虑现在谈论这件事，似乎为时尚早。事情还没到十拿九稳的地步。还是等公司决定下来吧。

他心神不定地在家里等了两天，没给妮娜打电话，因为他担心会出什么差错。也许她已经准备好结婚时所需的各种证件了。

第三天，公司的合同终于到了。合同上写明了月初他就要任分公司的第二经理，还附有格兰特先生向他问好的私人信件，信上希望他在不久就能结婚，并祝他新婚之喜。有人已经把这件事告诉总经理施特巴哈先生，因而他想尽快地到总经理那儿去一趟。

这天上午在收到邮件的同时，还接到另一封信。这是他已故父亲年青时的一位朋友的来信，信里对他五十岁生日那天阿霍尔从瑞士发来的贺电表示感激。阿霍尔永远不会忘记父亲老友的生日，尽管他多年来已没见过这位冯·法克保尔男爵，可是他每年都会收到一封令人愉快的回信。他一如既往地与男爵保持着通信联系，因为他的父亲非常喜欢这位朋友。

男爵回信，邀请他去一下，哪怕只是周末也好。他的儿子沃尔夫冈克取得农艺师的证书后，一年来一直住在他父亲的农场里。尽管岁月流逝，阿霍尔多年没见到他们了，可是他每次都能回忆起沃尔夫冈克的模样。要是他不久就能接受男爵的邀请，一定会使男爵一家高兴的。

阿霍尔童年时，曾随着双亲多次拜访过这座农场，现在他陷入了回忆，那个地方真美啊。他从美国回来后，原来就打算到那儿去的。他想起了，冯·法克保尔太太在五年前死于一场恶病。当时他还在美国，否则他一定会参加她的葬礼的。他算了一下，从这儿出发到法克保尔那里需要总计约四、五个小时。现在是无法前往了。周末无论如何他是要和妮娜在一起的。傍晚他想给她打电话，可是当他正要拿起话筒时，恰好电话铃响了，是妮娜来电话了。

“亲爱的，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哩。”他满怀喜悦的心情说道，“我打算周末到你那儿去，有些重要的事相商，你能给我找一家旅馆，预订一个房间吗？请你把结婚需要的一切证件都准备好。亲爱的，我太高兴了。”

另一边却有好几秒钟之久沉浸在死一般的寂静中。接着，妮娜咳了一声，借以掩饰自己的尴尬……“亲爱的，”她说，“我得告诉你，真遗憾啊，我已经收拾好行囊，马上就要动身去维也纳了，为了写一个时装报告，我要到那儿跟一家杂志洽谈。”

阿霍尔怎么也无法掩饰自己的失望情绪。“亲爱的，你不要去胡闹了，写什么时装报告，”他说，“我们要结婚啦。我的

夫人不应当工作。我能挣到很多的钱，足够我们用的了。”

妮娜突然笑了起来。“你说的当然叫我高兴。可是维也纳之行已经定了下来，你可不要难过。亲爱的，吻你。”

谈话结束了，他却在那儿站了好长时间，许久他才平静下来。生活有时是无情的！他准备过一个孤寂的周末了。可是他突然又想起冯·法克保尔的来信。噢，暂时到他那儿去消磨时光，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。他连忙寻找电话号码。男爵亲自接了电话，对他这一预告性的来访真是高兴极了。

“热烈欢迎你，阿霍尔。我立即把一切都准备好，让你尽可能愉快地在这儿逗留。你大约什么时候到达呢？你知道，怎样乘车吗？”

“当然知道，我有地图嘛。打算星期六到你那儿吃午饭。我太高兴了。”

去法克贝格是一次愉快的旅行。阿霍尔一开始取道高速公路，后来才拐上岔道。最后一段路真是美不胜收，越过田野，穿过森林，人们正在田野上翻着新泥，播撒种子呐。

法克保尔农场位于山区，周围是草地、田野和森林。四周的一切都属于冯·法克保尔男爵所有。

约莫十二点，阿霍尔·罗贝克到达了农场。他还清楚地记得那扇偌大的旧铁门，正大开着，通过大门就可看到主人的房子，这是一座两层楼房，墙壁刷得雪白，窗门是绿色的。一条大道，两旁栽着菩提树，直通主人的住宅。树枝上的嫩叶已经透出一派春意。

他把车子停在屋前，一位年老的妇女连忙走了出来。这

是总管家艾拉，他还能依稀认得她。她高兴得有些激动地向他走去。“我说准时嘛，”她说，“上帝啊，罗贝克先生，你已长得这么高，是名副其实的大人了。”

他爽朗地笑了。“艾拉，在你的眼里我当时怎么样？一个俏皮鬼？”

“我倒不是这个意思。记得那时 你很可爱。你来吧，箱子尽管放在那儿，我们的佣人赫尔曼会把它送到楼上去的。”

这时，狄特里希·冯·法克保尔在大开的门口出现了。

“亲爱的阿霍尔，”他喊着，向阿霍尔伸出双手。他两步并做一步跳到法克保尔身旁。两人热烈地握手。“你真行，”男爵说，“一位善于交际的人。但愿你会喜欢我们这偏僻的农村。你住惯了热闹的大城市。你大概在瑞士山里休息得很好吧。”

“是啊，很好。现在我又从城里出来，真叫人开心。这儿真好啊，沿途我已饱览了田园风光。”

“亲爱的，来吧，还有半小时我们才进午餐。你要是饿了的话，就请艾拉先给你做一些点心。要不然请你到房里去休息一下。公路上车辆很多，对吗？”

“高速公路上车辆很多，离开高速公路车辆就少了。我确实是饿了。沃尔夫冈克不在家吗？”

“他去农场了，马上就会回来的。吃饭时你还会看见阿丽塔的，她和沃尔夫冈克一起去农场了。”

“阿丽塔？就是你们的那位亲戚？名字倒挺特别。”

“对，就是她。她的教母是意大利人。她坚持要把这孩子起名叫阿丽塔。这样好的名字，对她倒挺合适。”

“是啊，这名字真好，”阿霍尔附和着。

艾拉把他送到楼上客房里。他对这座堂皇的古老房子很熟悉，立刻就感到象在家一样。他打开窗户，让室外的清新空气流进室内。

他洗了脸，换了衣服，听见开来了一辆车子，接着从大厅里传来了话声。不一会，有人在敲他的门。沃尔夫冈克。冯·法克保尔进来了。他们的脸上都现出一种重逢的喜悦，热烈握手，彼此感叹着，都已长大成人了。

阿霍尔和沃尔夫冈克一起下楼去了。餐厅里有一个年青的姑娘，在铺着台布的桌旁做最后一些活计。她把一束鲜花放在桌子中间。

她听见脚步声，突然转过身子。

阿霍尔看到她一张瓜子脸上闪动着两只深黑色的眼睛，满头金黄色的头发，向后卷曲着。“这就是已故男爵女儿阿丽塔·冯·杜伯林，”沃尔夫冈克介绍了这位姑娘，“父亲一定已向你谈到她了。家里有她，我们都很高兴。”沃尔夫冈克对阿丽塔微笑着。阿丽塔虽向阿霍尔伸出了手，但举止羞怯，几乎不敢看他。

“一路平安吧？”她轻声地问道。

“谢谢，很顺利。你采来了春天的第一批鲜花，可是，我不知道，这些美丽的花儿叫什么名字。”

阿丽塔告诉他：“都是一些灌木上开的花，就长在农场主人住宅旁边。”

冯·法克保尔男爵一面笑着，一面走了进来。“你们都在这

儿。沃尔夫冈克，你介绍了阿丽塔吗？”

“当然，爸爸。”他说。

艾拉把一大盆汤送了上来。

大家坐下，艾拉给每一个盆子分好了汤。主人很热情，阿霍尔也感到非常适意。这时，他甚至把妮娜都忘了。

阿丽塔很少说话，可是她却留神细听男人们的谈话。有时法克保尔男爵向她投去甜美的一瞥，沃尔夫冈克也温情地看着她。

饭后，男爵躺了一会。沃尔夫冈克建议骑马到田野里溜达一下。“有骑马服装。”他对阿霍尔说。

阿霍尔高兴极了。“一向我都喜欢骑马，”他说，“可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却很少骑了。”

沃尔夫冈克问阿丽塔是否一起去。“啊，我不去。”她说，“你们一定有很多话要说，我去会打扰你们的。”

“不会打扰的，”沃尔夫冈克解释着，“阿丽塔，一起去吧。”

她终于同意了。阿霍尔对此并不那么感兴趣，因为有趣的话题根本不在这位文静的姑娘身上。他乐于向沃尔夫冈克讲一讲，他打算结婚，可是当着这位姑娘的面，真有些不便启齿。

她身穿骑马的服装来到大厅，看起来仪表非凡，使阿霍尔惊讶不已。她羞怯地朝他微微地笑了笑。他们乘沃尔夫冈克的汽车行了两公里，到了农场马厩。马匹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。阿丽塔灵巧地一纵身就跨上了鞍子，坐在马背上，她